

看到石神的脸，靖子有种莫名的安心，因为他的表情泰然自若。昨晚，他家似乎难得来了访客，直到很晚还听见说话声。她一直提心吊胆深怕访客是刑警。

“招牌便当。”他像以往一样以平板的声音点餐，同时也一如往常地不看靖子的脸。

“好，招牌一份，谢谢惠顾。”她回答后低声问道，“昨天府上有客人？”

“啊……对。”石神抬起脸，惊讶的眨眼。然后环顾四周低声说道：“最好别跟我说话，刑警或许在哪盯着。”

“对不起。”靖子脖子一缩。

在便当装好前，两人都默默无言，也刻意不让视线相对。

靖子瞥向马路，完全感觉不出有谁在跟监。当然，如果刑警真的在监视，肯定也不会让他察觉。

便当装好后，她把便当交给石神。

“是老同学。”他边付钱边嘟囔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是大学同学来找我，不好意思吵到你了。”石神极力不动嘴皮地说话。

“哪里，不会。”靖子不禁浮现笑容。为了不让外头的人看到她的表情，她垂着脸。

“原来是这样，我还想有客人找你，真是稀奇。”

“这是第一次，连我也吓了一跳。”

“你很高兴吧。”

“对，是啊。”石神拎起便当袋子，“那么，今晚见。”

大概是会再打电话的意思吧。好，靖子回答。

目送着石神浑圆的背影走向马路，她暗想：像他这样与世隔绝的人没想到竟然也会有友人来访。

过了早上的巅峰时间，她像往常一样去后面和小代子他们一起休息。小代子爱吃甜食，所以递给她麻糬。爱吃咸食的米泽兴趣缺缺地喝着茶，打工的金子出去送便当了。

“昨天，后来没再来找你麻烦吗？”小代子喝了一口茶后问。

“你说谁？”

“那批人呀，刑警。”小代子皱起眉头，“因为他们跑来一直追问你老公的事，我们还在想，说不定晚上又会找你。对吧？”她征求米泽的附和。沉默寡言的米泽只是微微点头。

“噢，后来什么事都没发生。”

虽然实际上美里一出校门就被叫去问话，但靖子判断应该没必要说出来。

“那就好。这些当刑警的，就是这么死缠不放。”

“他们只是当例行公事来问问而已吧。”米泽说，“又不是在怀疑靖子，他们也很多做的程序嘛。”

“也对，刑警毕竟也是公务员。不过不是我要说，幸好富坚先生没来我们店里。要是他遇害前来过这里，那靖子才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。”

“不会啦，怎么可能有那么紧张。”米泽露出苦笑。

“那可难说。你想想看，刑警不是说富坚先生去‘玛丽安’打听过靖子，所以不可能不来这里吗？那分明是在怀疑她。”

“玛丽安”就是靖子小代子以前在锦系町待过的酒廊。

“就算是这样，他真的没来过我们也没办法呀。”

“所以喽，我才会说幸好他没来。要是富坚先生真的来过一次，那你看着吧，那个刑警一定会死缠着靖子不放。”

“不会吧。”米泽歪着头，脸上看不出重视这个问题的神色。

如果他们夫妻俩知道富坚真的来过，不晓得会露出什么表情？靖子想到这里不禁坐立不安。

“虽然不愉快，你就再忍耐一下吧，靖子。”小代子乐观的说，“谁叫你前夫死于非命，刑警当然会来。反正过几天就不会来找你麻烦了，到那时候才真的是可以轻松了。你不是一直很苦恼富坚的问题吗？”

“那倒也是。”靖子勉强挤出笑容回应。

“我呀，老实说，还觉得富坚被杀真是太好了。”

“喂！”

“有什么关系，我只是实话实说罢了。你呀，根本不知道靖子为那个男的受了多少罪。”

“你还不是不知道。”

“虽然不是直接知道，但我从靖子那里也听过不少。当初她就是为了躲那个男的才会去‘玛丽安’上班。结果那个居然又到处找靖子，真的是光用想的都发毛。虽然不知道是谁杀了他，不过我还真想谢谢那个凶手呢。”

米泽目瞪口呆地起身离座。小代子不悦地目送丈夫的背影离去后，把脸凑近靖子。

“不晓得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该不会是被债主追杀吧？”

“谁知道。”靖子歪着头。

“不过只要不连累你就好，我只担心这点。”小代子快快说完后，把剩下的麻糬塞进嘴里。

回到店前柜台，靖子依然心情沉重。米泽夫妻对她深信不疑，反而还担心靖子会因这起命案受到种种连累，一想到欺骗了这样的好人就感到心痛。不过，如果靖子被逮捕，替他们夫妻带来的麻烦非同小可。“天亭”的生意想必也会受影响，想到这里，她觉得除了彻底隐瞒之外别无选择。

她就这么边想边继续工作，差点发起呆来。不过她立刻想到现在要是不好好工作就什么都别想谈了，接待客人时遂强迫自己专心。

快六点时，好一阵子不再有客人上门，这时店门开了。

“欢迎光临。”她反射性地出声招呼，瞥向客人。霎时瞪大了眼。“哎呀……”

“你好。”男人笑了，眼角两端挤出皱纹。

“工藤先生，”靖子用手捂着张开的嘴，“你怎么会来？”

“这还用问吗？当然是来买便当。喔，便当种类还蛮丰富的嘛。”工藤仰望着便当的照片。

“你从‘玛丽安’听来的？”

“是啊。”他咧嘴一笑，“好久没去了，昨天又去了店里。”

靖子从领便当的柜台朝后面喊：“小代子，不得了，你快来一下！”

“怎么了？”小代子惊讶的瞪大眼睛。

靖子笑着说：“是工藤先生啦，工藤先生来了。”

“什么？你说的工藤先生是……”小代子一边解开围裙一边走出来。抬头朝满脸笑容站在眼前的男人一看，嘴巴顿时张得老大，“哇，工藤先生！”

“你们两个看起来气色都不错嘛。妈妈桑和老公过得还好吗？看店里的样子，我想应该很顺利。”

“是还过得去。不过，你怎么会突然来这？”

“是啊，我突然很想看看你们。”工藤边抓鼻子边看靖子。他这个害羞时的习惯动作，和几年前完全没变。

打从靖子还在赤坂上班时，他就是老主顾了。他总是叫她坐台，还在她出门上班前找她一起吃饭。酒廊大洋后，两人也常去喝酒。当靖子为了躲避富坚跳槽到锦系町的“玛丽安”时，她只告诉工藤一人自己的新去处，于是他马上又成了常客。要离开“玛丽安”时，她也是第一个告诉他。他露出有点寂寞的表情地祝福她：“你要好好加油过幸福日子喔。”

从此一别至今。米泽也从后面出来和工藤聊起往事。因为米泽也是玛丽安的常客，和工藤也算认识。

聊了一阵子后，小代子说：“你们去喝杯茶嘛。”大概是想刻意撮合两人，米泽也点头。

靖子一看工藤，他便问道：“你有时间吗？”也许一开始就是抱着这个打算才会选这种时间上门。

“那就去坐一下。”她笑着回答。

出了店，他们朝新大桥路走去。

“其实很想跟你好好吃顿饭，不过我看今天算了，我想你女儿大概在等你。”
工藤说。打从靖子在赤坂时，他就已知道靖子有个女儿。

“工藤先生，你的小孩还好吗？”

“好得很。今年已经高三了，一想到他的升学考试我就头痛。”他皱起眉头。

工藤经营一家小型印刷公司。靖子以前听他说过他家在大崎，和妻子儿子一家三口同住。

他们走进新大桥路边的小咖啡屋。虽然十字路口就有家庭餐厅，但靖子刻意避开那里，因为那是她和富坚碰面的地方。

“我之所以去‘玛丽安’，其实是为了打听你的消息。你离职时，我只听说你要在小代子妈妈桑的便当店工作，可是不知道地址。”

“你突然想起我了？”

“是呀，就是这样。”工藤点起香烟，“老实说，我是看新闻得知那起命案，所以有点不放心。你的前夫，真是不幸。”

“唉……你一看就知道是他。”

工藤边吐烟边苦笑。

“我当然知道，因为报道提到了富坚这个名字，而且我也忘不了那张脸。”

“……对不起。”

“你用不着道歉。”工藤笑着摇头。

他对靖子有意思，这她当然知道，她也对他抱有好感。可是，他们从来没发生过所谓的男女关系。他曾多次邀她上旅馆，每次她都委婉拒绝了。她既没勇气和一个有妇之夫出轨，况且她也有丈夫——虽然当时她没告诉工藤。

工藤见到富坚，是在送靖子回家时。她总是在离家门口还有段距离的地方就下计程车，那天当然也是如此，但她把烟盒忘在计程车上了。

工藤随后追来想把烟盒拿给她，正巧看到她走进某间公寓。于是他直接走到门口敲门。没想到开门出来的，不是靖子却是陌生男人——也就是富坚。

当时富坚已经醉了。看到工藤突然来访，他断定是纠缠靖子追求她的客人。工藤还来不及解释他就勃然大怒，出手打人。要不是正准备洗澡的靖子出面阻止，说不定他会连菜刀都拿出来了。

几天后，靖子带着富坚，去找工藤道歉。当时富坚一脸惶恐安分的很，大概是怕工藤报警就麻烦了。

工藤没生气，只是提醒富坚，老是让妻子卖笑陪酒不太好。富坚显然很不高兴，但还是默默点头。

后来工藤还是照常来店里捧场，对靖子的态度也丝毫未变，只是两人不再店外见面了。

四下无人时，他偶尔会问起富坚的事。多半是富坚找到工作没有，她总是只能摇头。

最先发现富坚动粗的也是工藤，虽然靖子以化妆巧妙地掩饰脸上和身上的淤青，但就是瞒不过他的眼睛。

“你最好找律师谈谈，费用我出。”工藤这么告诉她。

“结果怎样？你的生活有变化吗？”

“变化倒是谈不上……就是警方的人不时会来找我。”

“果然，我就是这么想。”工藤露出懊恼的表情。

“不过，也没什么好担心的。”靖子对他一笑。

“来找你啰唆的只有警察？那些新闻媒体呢？”

“那倒是没有。”

“是吗？那就好。不过，这本来就不是媒体会穷追不舍的大新闻，但是如果遇到什么麻烦，或许我可以帮点忙。”

“谢谢，你还是一样这么体贴。”

她的话似乎让工藤有点害臊，他低下脸伸手拿咖啡杯。

“那件案子和你没什么关系吧？”

“当然没有，难道你以为有吗？”

“看到新闻时，我首先就想起你。然后，我突然很不安，毕竟这是杀人命案。虽然不知道那个人因为什么原因遭到杀害，但我怕你会受到连累。”

“小代子也说过同样的话，看来每个人的想法都一样。”

“现在看到你好端端的模样，果然是我多心了。况且你跟那个人好几年前就离婚了，最近也没见过面吧？”

“你说跟他吗？”

“对，跟富坚先生。”

“当然没有。”这么回答时，靖子感到脸颊有点僵硬。

后来，工藤说起他自己的近况，虽然不景气，公司的业绩似乎还过得去。至于家庭，除了独生子的事他并不想多谈。他从以前就是这样。所以靖子虽然完全不了解他和妻子的感情好坏，但在她的想象中，八成还不至于夫妻失和吧。靖子在陪酒时代就已领悟到，在外面还能开心别人的男人通常有个幸福家庭。

一推咖啡屋的门，外面正在下雨。

“都是我害的，刚才你如果直接回家就不会碰上这场雨了。”工藤一脸歉疚地转头看靖子。

“你别这么说。”

“你家离这里远吗？”

“骑脚踏车大概十分钟吧。”

“脚踏车？这样子啊。”工藤咬着唇，仰望雨幕。

“没事。反正我有带折叠伞，脚踏车可以放在店里。明天早上，我早点出门就行了。”

“我送你回去。”

“啊，不用啦。”

但工藤已走上人行道，朝着计程车举起手。

“改天我们好好吃顿饭吧。”计程车才刚开动，工藤便说，“把你女儿一起带来也没关系。”

“那孩子倒是可以不用管她，可是你没问题吗？”

“我随时都有时间，现在已经没那么忙了。”

“噢。”

靖子说的其实是他妻子的事情，但她决定不再多问。因为她觉得他明明很清楚她的意思，只是故意装作不解其意。

他问起手机号码，靖子就说了，她没有理由拒绝。

工藤让计程车直接开到公寓门口。由于靖子坐在里侧，所以他也下了车。

“这样会淋湿，你快上车吧。”一下车她就说。

“那么下次见。”

“好。”靖子微微点头。

钻进计程车的工藤，眼睛看着她的背后。靖子顺着他的目光转头一看，楼梯下方有个男人撑伞而立。黑漆漆的看不清长相，不过她从那人的体型看出是石神。

石神缓缓走开了。靖子暗想，刚才工藤会看着他，八成是因为石神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俩。

“我再打电话给你。”说完这句话，工藤就让计程车开走了。

靖子目送着远去车尾灯，她自觉心情好久没这么亢奋过了。这种和男人在一起为之陶醉的感觉，不知已睽违多少年了。

她看到计程车追过了石神。

一回到家，美里正在看电视。

“今天有什么状况吗？”靖子问。

当然不是指上学，魅力应该也很清楚。

“完全没有。实香什么也没说，所以我想刑警应该还没去找她。”

“喔。”没一会儿她的手机就响了，液晶屏幕显示是从公用电话打来的。

“喂？是我。”

“我是石神。”预期中的低沉声音传来，“今天有什么状况吗？”

“没什么。美里也说，她那边毫无异样。”

“是吗？不过请你们别大意，警方应该还没排除对你的怀疑。我想现在，他们可能正在彻底清查周边情报。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

“其他还有什么特别的事吗？”

“啊……？”靖子很困惑，“我说过了，没什么特别情况。”

“啊……说得也是。不好意思。那么，明天见。”石神挂上了电话。

靖子惊讶地放下手机，因为石神似乎难得如此狼狈。

该不会是因为看到了工藤吧，靖子想。石神或许在诧异，那个和她亲密交谈的男人究竟是什么人。也许是渴望打听工藤底细的念头，让他说出最后那个奇怪的问题。

靖子很清楚石神为何会帮助他们母女，大概就如小代子他们说的，是对靖子有意思。

然而如果她和别的男人走得很近又会如何？他还会像之前一样尽力帮助她们吗？还会为她们母女绞尽脑汁吗？

或许还是别见工藤比较好，靖子想。就算要见面，也不能让石神发觉。

可是这么一想，旋即有种难以言喻的焦虑弥漫心头。

要到什么时候为止？得这样背着石神偷偷摸摸到几时？难道说，只要命案一天没过追诉期限，自己就永远无法和其他男人在一起吗？